

經義考

冊三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三

易

田何

史記孔子弟子傳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按史記漢書所載授受不同姓名亦異未知孰是荀氏漢紀陸氏釋文序錄並同漢書

田何弟子

東武王同子中

洛陽周王孫

將軍梁丁寬子襄

齊服生

梁項生

王同弟子

太中大夫淄川楊何叔元

城陽相齊卽墨成

太子門大夫廣川孟但

魯周霸

莒衡胡

齊相臨淄主父偃

周王孫弟子

將軍梁丁寬子襄

丁寬弟子

碭田王孫漢紀碭作槐里

楊何弟子

太史公司馬談

太中大夫京房漢書注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田王孫弟子

博士沛施讎長卿

曲臺署長蘭陵孟喜長卿

少府琅邪梁邱賀長翁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

施讎弟子

黃門郎琅邪梁邱臨

安昌侯河內張禹子文

會稽太子琅邪魯伯

張禹弟子

大司空長平侯淮陽彭宣子佩

少府沛戴崇子平

魯伯弟子

常山太守太山毛萁如少路

琅邪邴丹曼容

治施氏易

沛人戴賓平帝時人

騎都尉東昏劉昆桓公戴賓弟子宗正軼君文

徵士梓潼景鸞漢伯

孟喜弟子

蘭陵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

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次公

蜀人趙賓

小黃令梁焦延壽贛

按趙賓焦延壽雖云受易於喜喜雖各賓後不肯仞翟白皆不肯以延壽易卽孟氏學劉向亦以焦得隱士之說蓋漢儒恪守師說持論之嚴若此

治孟氏易

太山都尉蒙夏恭敬公

大鴻臚育陽洼丹子玉

少府中山鮭陽鴻孟孫

成安令汝陽袁良孫司徒安邵公安子蜀郡太守京仲譽司空敞

叔平京子光祿勳彭伯楚彭第太尉湯仲河

贈襄親侯烏氏梁竦叔敬

博士綿竹任安定祖以上見范氏後漢書

琅邪都尉廣陵徐淑伯進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校長召陵許慎叔重說文序

零陵太守會稽虞光子平輿令成孫鳳曾孫日南太守敬玄孫騎

都尉翻翻別傳

蜀諫議大夫涪杜徵國輔任安弟子華陽國志

梁邱賀弟子

子黃門郎臨

梁邱臨弟子

御史大夫琅邪王駿

少府代郡五鹿充宗君孟

五鹿充宗弟子

光祿大夫給事安平陵士孫張仲方

真定太守沛鄧彭祖子夏

新莽講學大夫齊衡咸長賓

治梁邱易

博士代郡范升辨卿

山陽太守呂羌

博士梁恭

左中郎將京兆楊政子行

京兆祁聖元

太子少傅鄢陵張興君上子張掖屬國都尉魴以上范氏後漢書

張堪君游

東觀漢紀

重安侯相杜暉慈明隸釋

焦延壽弟子

魏郡太守頓丘京房君明

京房弟子

博士東海段嘉殺或作殷

中郎河東姚平

中郎任良

博士河南乘弘乘或作桑

吳郡周敞

治京氏易

大司農長安谷永子雲漢書

沛獻王劉輔

侍中兼虎賁中郎將平輿戴憑次仲

弘農太守南陽魏滿叔牙

方正成武孫期仲彘

太尉弘農楊秉叔節

濟北相安平崔瑗子玉

吳令安邱郎宗仲綏子郎中顛稚光

處士廣漢折像伯式

光祿大夫魯陽樊英季齊

郎中南昌唐檀子產

京兆第五元先

大司農北海鄭玄康成以上范氏後漢書

處士南昌徐穉孺子

召陵令鄧李炳子然

光祿勳華陰劉寬文鏡

東海相平陵韋著休明以上謝氏後漢書

遼東太守山陽度尚博平司馬氏續漢書

北唐子真廣韻注

費縣令東平陽田君集古錄

吳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公紀

晉隱士弘農董景道文博

著作佐郎晉陽郭琦公偉

尚書郎贈弘農太守聞喜郭璞景純

廣武將軍廬江韓友景先

趙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上洛臺產國儒以上晉書

晉給事成都任熙伯遠華陽國志

費氏易

單父令東萊費直長翁

費直弟子

琅邪王璜平中

治費氏易

尚書令韓歆

司空南閣祭酒京兆陳元長孫

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季長

大司農河南鄭衆仲師

大司農北海鄭玄康成

司空潁川荀爽慈明

荊州五業從事章陵宋忠仲子

魏大司農華陰董遇季直

衛將軍太常蘭陵王肅子邕

尚書郎高平王弼輔嗣

高氏易

沛人高相治易自言出於丁將軍

高相弟子

子郎官康

豫章都尉蘭陵毋將永

韓氏易

常山太傅燕韓嬰推易意爲之傳惟韓氏自傳之孫商爲博士其
後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

涿韓生弟子

蓋寬饒

白氏易

博士白子友

白子友弟子

槐里令平陵朱雲字游

朱雲弟子

泰山太守九江嚴望

博士九江嚴元仲能

長安惠莊

鄭康成弟子

御史大夫山陽郟慮鴻豫

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東萊王基伯興

魏中尉清河崔琰季珪

魏太僕樂安國淵子尼

魏黃門侍郎樂安任嘏昭光

河內趙商以上見後漢書

尚書左丞北海張逸見鄭玄別傳

冷剛

田瓊

炅模

焦喬

王權

鮑遺

陳鏗

崇精

以上見鄭志

治鄭氏易

蜀大長秋南陽許慈仁篤

晉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臨穎荀崧景猷

豫章太守順陽范寧武子

從事中郎上黨續咸孝宗以上晉書

處士廣武周續之道祖范寧弟子

南齊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監琅邪王儉仲寶

散騎常侍吳郡陸澄彥深以上南史

魏祕書令泥陽梁祚

處士華陰徐遵明子判

北齊國子博士范陽盧景裕仲孺

清河崔瑾以上二人遵明弟子

國子博士河閒權會正理

郭茂以上二人景裕弟子

周子易

按周子之易通書是也故又名易通若夫太極一圖遠本

道書圖南陳氏從而演之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

上初一曰亥牝之門次二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次三五

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

鍊神還虛復歸无極故謂之无極圖乃方士修鍊之術耳

當時曾刊於華山石壁相傳圖南受之呂岳岳受之鍾離

權權得其說於魏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

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周子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

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无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

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

仍不沒无極之旨攷之二程子全書無一語及是圖蓋明道伊川年十四五時一見元公之後未嘗再遇則手授是圖之說實出於附會梭山陸氏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本愛惜周子之言也不然必欲實其說以華山刊石之圖陰用其言乃尊爲聖門要旨遂疑周子私淑於圖南其可哉

邵子易

陳搏授易圖於种放放授許堅穆修堅授李處約處約授范諤昌諤昌授劉牧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象數鉤深圖

按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至康節邵子原本華山道士陳搏之學畫爲先天八卦橫圓方圖而證以天地定位一節文謂是伏羲之易又畫後天八卦圖而證以帝出乎震一節文謂是文王之易於是易乃析爲二伏羲文王各受其一而孔子十翼可置而不講矣攷搏所授止曰龍圖其後李溉則有卦氣一圖李挺之則有卦變反對六十四卦相生二圖范諤昌則有大易源流一圖劉牧則有鈎隱四十八圖初未嘗有先天之目也自邵子二圖

出朱子篤信不疑取以冠本義之首後之學者不名之曰邵氏易直以爲伏羲文王所授之圖固若是從而辨之者惟袁機仲林黃中黃東發洎明武城王道數家焉爾

程子易

按二程子問學於濂溪尹和靖言伊川生平用意惟在易傳然終身不言太極圖一字邵堯夫欲傳以數學而伊川不屑此真篤信善道確乎其不可拔者是難能也

程子傳易弟子

監察御史建陽游酢定夫

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立

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河南郭忠孝立之

國子博士金堂謝湜

祕書省正字藍田呂大臨與叔

左奉議郎洛陽尹焞彥明

尚書右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上舍永嘉鮑若雨商霖

處士壽安張繹思叔

張子易

按伊川嘗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而明道涑水諸公皆詆其以老莊解易愚攷橫渠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閒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罪未至深於桀紂也

張子弟子

宣義郎京兆呂大鈞和叔

呂大臨與叔

博士武功蘇昞季明

太學正田腴誠伯

戶部侍郎三水范育巽之

朱子易

按朱子易分經異傳一從呂伯恭所定而圖說則篤信邵子冠先後天諸圖於本義前當日袁機仲寓書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無所折衷且疑先天後天之說謂七八九

六不可為四象四爻五爻無所主名河圖洛書是後人偽
作朱子再三與辨且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
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是直以希夷
上接孔子之易朱子未免失言矣

朱子傳易弟子

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建陽劉燾晦伯

集英殿修撰清江彭龜年子壽

承議郎閩黃幹直卿

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龍溪陳淳安卿

贈員外郎崇德輔廣漢卿

通直郎永嘉陳埴器之

處士建安蔡淵伯靜

迪功郎上饒陳文蔚才卿

秘書華亭林至德久

潭州善化令邵武何鎬叔京

迪功郎金華尉饒州董銖叔重

司農卿崇安詹體仁元善

集英殿修撰義烏徐僑崇甫

知建寧縣崇安江默德功

江西轉運司幹都昌馮椅儀之

道南書院堂長永福林學蒙正卿

貢士福州鄭文通成叔

知贛州軍事邵武趙善佐佐卿

著作佐郎建陽葉賀孫味道

麗水尉永嘉戴蒙養伯

處士瓜山先生侯官潘柄謙之

處士同安許升順之

處士龍坡先生福寧孫調和卿

徵士友堂先生休寧吳景叔夏

涪陵晏淵亞夫

處士敬義先生甌寧童伯羽蜚卿

處士格齋先生休寧程永奇次卿

吏部右選郎順昌廖德明子晦

辰州通判光澤李方子公晦

右正言衡州襲蓋卿夢錫

知袁州豫章黃營子耕

無爲軍教授臨海潘時舉子善

直寶章閣清江張洽元德

興國萬人傑正淳

貢士南城包揚顯道

縣尉古田林夔孫子武

處士建昌李輝晦叔李或作呂

處士浦城楊驥子昂

永福林學履安卿

臨川黃義剛毅然

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光澤李閔祖守約

進士長樂劉砥履之

天台林恪叔恭

永嘉徐寓居父

知遂昌縣浦城楊與立子權

合肥令婺源滕珙德章

潮州鄭南升文振

處士晉江楊至至之

南廊簿領丹陽湯泳叔永

右司郎中龍溪王遇子合

永嘉沈憫莊仲

吉水丞興國吳必大伯豐

臨川甘節吉甫

處士艸窗先生樂平金去僞敬直

處士莆田方士繇伯謨

鄱陽汪德輔長孺

永嘉王顯子敬之

處士順昌余大雅正叔一云上饒人

處士婺源李季札季子

廣東提點刑獄西坡先生都昌黃灝商伯一作廣西運判

永嘉徐容仁父

忠州文學莆田鄭可學子上

處士新喻嚴世文時亨一云字亨父

古田林用中擇之

吉州錄事參軍婺源程允夫

直祕閣南昌李燔敬子一云南康建昌人

處士浦城楊道夫仲思

衡陽廖謙益仲

晉陵錢木之子升升一作山晉陵一作永嘉

嘉興府判官臨海趙師邦共父

吏部侍郎潭州鍾震春伯

進士長樂劉礪用之

處士建陽周明作元興

延平書院長九江蔡念成元思

處士將樂鄧綱衛老

處士建昌周謨舜弼

鉛山徐子融

鄭光弼子直

處士南平黃卓先之一云字德美

姜大中叔權

符初復仲

免解試永豐曾祖道擇之

舒高

蕭佐

邵浩

連嵩卿

鄭仲履

呂光祖

范元裕

延平游倣敬仲

進士南城周良

山陽郭友仁德元

蔣樵

余宋傑國秀

周標

知南康軍趙師夏致道

貢士寧都會興宗光祖

知臨安縣武義鞏豐仲至

方誼賓王

呂竦士瞻

林振子玉

吳南宜之

進士南平張顯父敬之

處士建陽吳翌晦叔

黃有開

處士胡斗元聲遠

按文公弟子著錄甚多茲就其作易傳五經說及以易義
問答見於語錄者則書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四

尙書

伏勝今文

按郭子橫洞冥記謂伏生受書於秦博士李克然不見於他書未敢深信

又按宋咸平三年贈勝乘氏伯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潁川晁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陽生和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

按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尙書於伏生見家語後序

晁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干少卿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

魯周霸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又事歐陽高

光祿勳齊周堪少卿

褒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武侯陽夏黃霸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霸弟子

霸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光子夏

許商弟子

列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列卿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煥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西京雜記云作曹

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子優

鮒陽鴻

侍中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司隸校尉南陽宋意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儁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臨淄吳良大儀劉氏東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郡何隨季業常氏華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黃門侍郎平陸李尋子長

關內侯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廣陵太傅山陽張無故子孺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廷君

膠東相陳留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玄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

張無故弟子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賓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後漢書

成陽閻葵廉仲潔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倪寬

倪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曾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徒夜侯歆正思

魯簡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琅邪殷崇

右扶風楚龔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侯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閔作明

議郎吳郡臯弘奉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輔孟侯

太常桓郁仲恩子大鴻臚陽平侯焉叔元焉孫御史中丞關內侯

典公雅

丁鴻弟子

蕪長陳留陳弇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茂

太常九江朱偃

桓郁弟子

太尉弘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邠鄉侯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侯弘農楊賜伯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歛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夫濟陰曹會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弘農楊寶

兗州牧屯留鮑永君永

諫議大夫堵陽尹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以上范氏後漢書

太尉河內杜喬叔榮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固伯堅

綏民校尉領曲紅長熊喬漢舉

成陽閻葵龔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

步兵校尉景君

鄉令景君三世傳業以上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洪氏隸續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李氏丹浦窳言

按陳宣碑建於建平四年文云卿承家學歐陽尚書碑至明成化中中鄉水薄岸崩始出李養子田紀之

孔安國古文

孔氏古文未得列於學官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

倪寬

中書令河內司馬遷子長

都尉朝弟子

膠東庸生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號徐敖

徐敖弟子

王璜

平陵塗暉子真

塗暉弟子

河南桑欽君長桑或作乘

按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倪寬司馬遷當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

蓋豫古文

徐州刺史蓋豫以授陳留太守汝陽周防偉公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

按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攷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謬論與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

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況言之耳人無常人安
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衛賈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元和二年
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
代之學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
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按韋昭杜預以前安國五十八篇之書莫有見者故諸儒
箋釋遇引增多篇內文輒云逸書其爲古文尙書者或出
於蓋豫成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史孔僖傳謂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
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
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
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
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有矣獨
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
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

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秘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五十八篇則至晉而後增多罔缺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丁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磐堅伯

以上皆非孔氏書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沖

扶風蘇愉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臧曹彥始

豫章內史汝南梅蹟仲真

按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之

詩

魯詩

楚蘭陵令荀卿況

荀卿弟子

齊浮邱伯

浮邱伯弟子

太中大夫魯申培

楚元王劉交字游

楚中大夫魯穆生

楚中大夫魯白生

楚夷王劉郢客

申培弟子

郎中令蘭陵王臧

御史大夫代趙綰

經

義

考

卷二百八十四

七

中華書局聚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

膠西內史周霸

城陽內史夏寬

東海太守碭魯賜

長沙內史蘭陵繆生

膠西中尉徐偃

膠東內史鄒闕門慶忌

瑕邱江公

魯許生

免中徐公

大江公許生弟子

丞相扶陽侯鄒韋賢長孺子丞相玄成兄子車騎將軍賞

許生徐公弟子

博士東平王式翁思

王式弟子

淮陽中尉山陽張長安幼君

楚太傅東平唐長賓

博士沛褚少孫

御史大夫沛薛廣德長卿

張長安弟子

長安兄子諫大夫游卿

張游卿弟子

泗水中尉琅邪王扶

王扶弟子

博士陳留許晏偉君

薛廣德弟子

光祿大夫楚龔勝君賓

太山太守楚龔舍君倩

大治魯詩

博士江公漢書

博士長安右師細君

光祿大夫劉向子政

上谷太守般高嘉子光祿大夫容

太傅褒德侯南陽卓茂子康江公弟子

博士許晃一作晏偉君

明經梓潼李業巨游

大將大夫容

五官中郎將任城魏應君伯

大鴻臚會稽包咸子良右師細君弟子

千乘貞王劉伉

大司農般高詡季回

司徒平陵魯恭仲康弟侍中丕叔臨

侍御史宜春陳重景公

南頓令鄱陽雷義仲公

河隄謁者沛陳宣子興以上范氏後漢書

召陵令鄼李炳子然謝氏後漢書

司隸校尉山陽魯峻仲巖

執金吾丞武榮舍和洪氏隸釋

齊詩

博士齊轅固

轅固弟子

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少府鄭后倉近君

后倉弟子

諫大夫下邳翼奉少君

前將軍領尚書事蘭陵蕭望之長倩既事后倉復事同學博士白

奇

丞相樂安侯東海匡衡稚圭

匡衡弟子

大司空琅邪師丹公仲

高密太傅琅邪伏理游君

詹事潁川滿昌君都

侍中光祿大夫扶風班伯

滿昌弟子

九江張邯

琅邪皮容

伏波將軍新息侯扶風馬援

治齊詩

白奇

景鸞

大司徒不其侯琅邪伏湛惠公

光祿勳伏黯稚文

司空三老伏恭叔齊

侍中屯騎校尉伏無忌

郡功曹繁任末叔本

大鴻臚潁川陳紀元方

韓詩

常山太傅燕韓嬰

韓嬰弟子

淮南賁生

河內趙子

趙子弟子

丞相陽平侯河內蔡誼亦作義

蔡誼弟子

博士河內食子公

昌邑中尉王吉

食子公弟子

部刺史泰山栗豐

王吉弟子

博士淄川長孫順

栗豐弟子

山陽張就

長孫順弟子

東海髮福

治韓詩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君章

千乘太守淮陽薛漢公子

公車令犍爲杜撫叔和薛漢弟子下二人同

會稽澹臺敬伯

鉅鹿韓伯高

光祿勳壽春召馴伯春

閩中令閩中楊仁文義

有道山陰趙曄長君杜撫弟子

博士山陽張匡文通

武威太守安定李恂叔英

張恭祖

鄭玄

唐檀

公沙穆

夏侯恭

侯包以上後漢書

陳躡君期謝氏後漢書

山陽太守濟陰祝睦

郎中乘氏馬江元海

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叔河

中常侍南陽樊安子佑以上隸釋

左彰長關中田君隸續

費令東平陽田君歐陽氏集古錄

從事武梁綏宗趙氏金石錄

何隨華陽國志

晉隱士弘農董景道文博晉書

毛詩

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以傳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萇爲河閒獻王博士

毛萇弟子

趙國貫長卿或作公

貫長卿弟子

阿武令解延年

解延年弟子

徐敖

徐敖弟子

新講學大夫九江陳俠

陳俠弟子

九江謝曼卿

謝曼卿弟子

衛宏

賈徽

治毛詩

鄭衆

賈逵

孔僖

馬融

鄭玄

朱子授詩弟子

上饒陳文蔚才卿

嘉興輔廣漢卿

寧德陳駿敏仲

福寧孫調和卿

建陽劉燾晦伯

義烏徐僑崇甫

馮誠之

衡州襲蓋卿夢錫

順昌廖德明子晦

興國萬人傑正淳

建陽葉賀孫味道

永豐沈儻莊仲

臨川黃義剛毅然

建陽魏椿元壽

臨漳陳淳安卿

臨川甘節吉甫

邵武李闕祖守約

呂德明

晉陵錢木之子升

上饒余大雅正叔

天台潘時舉子善

浦城楊與立子權

涪陵晏淵亞夫

建寧楊道夫仲思

永嘉黃顯子敬之

邵武李方子公晦

邵浩

南劍游傲敬仲

南康周謨舜弼

丹陽竇從周文卿

九江蔡念成元思

南昌李燔敬子

永嘉徐寓居父

永嘉陳埴器之

鄱陽董銖叔重

黃有開

泉州楊至至之

南康呂燾德昭

三山林夔孫子武

建陽周明作元興

潮州鄭南升文振

建安熊夢兆世卿

魏丙

邵武何鑄叔京

三山劉砥履之

永嘉徐容仁父

黃升卿

馬節之

山陽郭友仁德元

吳振

新安滕璘德粹

永豐曾祖道擇之

臨海趙師邦共父

莆田鄭可學子上

樂平金去僞敬直

舒高

豫章黃螢子耕

南平黃卓先之

李輝晦叔

岳陽李儒用仲秉

興國吳必大伯豐

南康胡泳伯量

建昌包揚顯道

平江李杞良仲

邵武劉炎潛夫

臨川吳琮仲方

江疇

林子蒙

蘇宜

三山黃幹直卿

三山劉礪用之

汀州楊方子直

鄱陽董拱壽仁叔

潘植立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五 廣譽附

禮

周禮

武帝開獻書之路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奏之

治周禮

中壘校尉劉歆子駿

緱氏杜子春

太中大夫河南鄭興少贛子大司農衆仲師

潁陰令扶風賈徽元伯子侍中達景伯

衛宏

尚書南陽張衡平子

趙岐

馬融

鄭康成

盧植

尚書郎山陽仲長統公理

儀禮

魯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

侍其生得十七篇

右漢藝文志梁七錄所說不同要是一書

又按宋咸平三年贈生萊蕪伯

治儀禮

禮官大夫魯徐生傳子至孫禮官大夫延廣陵內史襄

禮官大夫公戶滿意

禮官大夫桓生

禮官大夫單次以上三人徐氏弟子

淮陽太守瑕邱蕭奮

東海孟卿蕭奮弟子

少府東海后倉近君

魯閭邱卿以上二人孟卿弟子

鄭康成

禮記

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后倉弟子

中山中尉沛聞人通漢子方

信都太傅梁戴德延君

九江太守梁戴聖次君

按宋咸平三年贈聖楚邱伯政和三年改贈考城伯

東平太傅沛慶普孝公

大戴氏弟子

郡守琅邪徐良旂卿

小戴氏弟子

大鴻臚梁橋仁季卿

琅邪太守梁楊榮子孫

慶普弟子

魯夏侯敬

豫章太守沛慶咸

治小戴禮

劉祐

高誘

鄭康成

盧植

治慶氏禮

大鴻臚王臨

五官中郎將犍爲董鈞文伯

侍中薛曹充子侍中襄叔通

朱子授禮弟子

三山黃幹直卿

建陽劉燾晦伯

長溪楊復茂才

黃士毅子洪

同安許升順之

興國吳必大伯豐

建陽熊以寧

臨川黃義剛毅然

福寧孫調和卿

括蒼葉賀孫味道

建安蔡淵伯靜

劉敞季文

永嘉沈儼莊仲

邵武李方子公晦

莆田鄭可學子上

嘉興輔廣漢卿

晉陵錢木之子升

興國萬人傑正淳

上饒陳文蔚才卿

南康胡泳伯量

岳陽李儒用仲秉

南康呂燾德昭

臨漳陳淳安卿

林賜聞一

邵武李閔祖守約

李公謹

吳振

邵浩

樂平金去偽敬直

浦城楊道夫仲思

豫章黃營子耕

甌寧童伯羽蜚卿

高平黃卓先之

潘植立之

臨川甘節吉甫

鄱陽汪德輔長孺

順昌廖德明子晦

順昌余大雅正叔

南城包揚顯道

建昌李輝晦叔

饒州董銖叔重

建昌吳雉和中

永嘉徐寓居父

鄱陽程端蒙正思

古田林夔孫子武

三山劉砥履之

林子蒙

新安滕璘德粹

黃升卿

臨海潘時舉子善

宣城孫自修敬父

南康周謨舜弼

泉州楊至至之

建陽周明作元興

都昌黃灝商伯

汀州楊方子直

鄱陽王過幼觀

經義考

建寧楊驤子昂

三山林學蒙正卿

同安王力行近思

春秋

左氏傳

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漢丞相北平侯武威張蒼蒼傳梁太傅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又太中大夫劉公子亦修左氏傳

賈嘉弟子

河閒博士趙貫公子蕩陰令長卿

按劉歆書有魯國柏公

貫長卿弟子

京兆尹河東張敞子高

御史清河張禹長子

張禹弟子

諫大夫尹更始子大司農咸

尹更始弟子

胡常

丞相高陵侯上蔡翟方進子威

胡常弟子

郎中黎陽賈護季君

翟方進弟子

劉歆又事尹威

賈護弟子

新厭難將軍蒼梧陳欽子佚子博士元長孫

劉歆弟子

賈徽子達

陳元弟子

將作大匠扶風馬嚴威卿

治左氏春秋

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公子

青州牧不其房鳳子元

光祿勳王龔

博士金子嚴

武都太守關內侯魯孔奮君魚弟奇子城門校尉嘉山甫

珍做宋版印

鄭興

鄭衆

博士魏郡李封

太中大夫魏郡許淑惠卿

外黃令無錫高彪義方

馬融

張恭祖

鄭康成

西鄂長潁川堂谿典季度

張馴

京兆尹南陽延篤叔堅

扶風許伯升

孝廉長平潁谷子巖

九江太守河南服虔子慎

司徒掾王玠

或作珍

汝南彭汪仲博

議郎章陵謝該文儀

宋忠

陳留邊讓文禮

尉汝南許公

白侯子安

潁川劉子奇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光祿大夫新野李敏敬達

太中大夫涪尹默思潛

涪李仁德賢子右中郎將譔欽仲

魏司徒王朗

王肅

中散大夫嵇康叔夜

曹耽

荊州刺史王基

大司農董遇

博士河東樂詳文載

徵士燉煌周生烈

杜寬

鉅野李典曼成

南陽太守獲嘉楊俊季才

吳安遠將軍蒼梧士燮威彥

輔吳將軍彭城張昭子布

漢壽潘濬承明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陵杜預元凱

公羊氏傳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博士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同業

按公羊子受春秋於子夏而傳中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又有魯子高子何休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徐彥疏云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則其傳不出於一人班固

古今人表有沈子顏師古注云魯人也善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中

胡母子都弟子

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董仲舒弟子

梁相蘭陵褚大

諫大夫東平嬴公

廣川段仲溫

丞相長史廣川呂步舒

鮑敞

嬴公弟子

東海孟卿

符節令魯眭弘字孟

孟卿弟子

太子太傅蘭陵疏廣仲翁

眭弘弟子

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公子

齊郡太守丞薛顏安樂翁孫

御史大夫琅邪貢禹少翁始事嬴公

疏廣弟子

御史中丞琅邪筦路又事顏安樂

嚴彭祖弟子

少府琅邪王中

顏安樂弟子

菑川太守淮陽泠豐次君

少府菑川任翁

劉向

王彥

貢禹弟子

潁川堂谿惠

筦路弟子

大司農鄆陵孫寶子嚴

王中弟子

東平太傅琅邪公孫文

荊州刺史琅邪東門雲

泠豐弟子

大司徒東海馬宮游卿

郡守九卿琅邪左咸

堂谿惠弟子

丞相史泰山冥都又事顏安樂

治公羊春秋

侍中蜀郡張寬叔文

侍郎申輓

伊推

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

宋顯

鄭興

侍中扶風李育元春

戴宏

博士羊弼

成都楊終子山

諫議大夫樊何休邵公

鄭康成

荀爽以上范氏後漢書

徐淑

處士東莞綦母君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

車騎將軍宕渠馮緄鴻卿以上謝氏後漢書

重安侯相杜暉

隸釋

治嚴氏春秋

鄧暉

琅邪太守河內李章第公

騎都尉關內侯東緡丁恭子然

左中郎將雍邱樓望次子

侍中琅邪承宮少子

左中郎將汝陽鍾興少文

侍中騎都尉三老安邱周澤雅都

太子少傅安邱甄宇長文子普孫孝廉承

海西令南昌程會秀升

長水校尉南陽樊儵長魚

會稽太守成都張霸伯饒儵弟子下二人同

九江夏勤伯宗

潁川李修

諸生孫林 劉固 段著

長陵令張楷公超以上范氏後漢書

中山劉祐謝氏後漢書

山陽太守祝睦

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公緒

北海尉陸暹孟輔以下宙弟子

陳留樂禹宣舉

下邳朱班

寧陽周順

沛周升仲甫

汶陽陳褒聖博

平輿謝洋子讓

山陽丁培寶堅

魯戴璋元圭

卞王政漢方

鉅鹿張雲子平以下宙門生

饒陶趙政元正

廣宗捕巡升臺

寧陽韋勳幼昌

館陶張上仲舉

館陶王時子表

陰安張典少高

魏郡孟忠待政

魏郡李鎮世君

館陶吳讓子敬

館陶文儉元節

館陶鄉瑱仲睢

鄴暴香伯子

東武陽梁淑元祖

東郡趙恭和平

東武陽張表公方

東武陽滕穆奉德

樂平桑演仲厚

樂平靳京君賢

樂平梁布叔光

樂平桑顯伯異

平邱司馬規伯昌

下博張祺叔松

安平張朝公房

安平蘇觀伯臺

堂陽張琦子異

安邱齊納榮謀

北海呂升山甫

劇秦麟伯麟

北海如廬浮遺伯

劇薛顛勝輔

北海高冰季超

梁鄒趙震叔政

梁鄒徐璜幼文

東平陵吳進升臺

廣川李都元章

貝邱賀曜升進

魏郡許祺升明

館陶史崇少賢

館陶孫忠府文

東郡盧精子節

任城任景漢

下博張忠公直以上隸釋

巴郡太守樊敏升達

東牟侯相祝長巖訢少通以上金石錄

治顏氏春秋

博士河陽張玄君夏後漢書

司隸校尉魯峻仲巖

汝南干□

沛丁直

魏郡馬萌

渤海呂圖

任城吳盛

陳留誠屯

東郡夏侯弘以上隸釋

穀梁氏傳

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作傳傳之荀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博士瑕邱江公公傳子至孫爲博士

按穀梁傳亦援沈子之言又有尸子度卽佼也佼爲衛鞅

師

江公門生

魯榮廣王孫

皓星公皓或作浩

榮廣弟子

諫大夫郎中戶將沛蔡千秋少君又事皓星公

梁周慶幼君

中山太傅丁姓子孫

蔡千秋弟子

諫大夫長樂戶將邵陵尹更始子大司農咸

丁姓弟子

長沙太傅楚申章昌曼君

尹更始弟子

翟方進

房鳳

江博士弟子

胡常

胡常弟子

新講學大夫梁蕭秉君房

治穀梁春秋

韋賢

夏侯勝

侍中樂陵侯史高

劉向

中郎王亥

南昌尉壽春梅福子真

尹敏

鍾寧君律

密侯霸君房

段肅

魏樂平太守麋信南山

吳尚書僕射丹陽唐固子正

晉堂邑太守張靖

廣陵相魯孔衍舒元

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

論語

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治魯論語

常山都尉龔奮

長信少府夏侯勝兄子太子少傅建

丞相韋賢子玄成

尺千六百七少

魯荊州刺史扶卿

前將軍蕭望之

安昌侯張禹

治齊論語

昌邑中尉王吉子陽子駿治魯論語

少府宋畸

御史大夫琅邪王卿

御史大夫貢禹

尚書令五鹿充宗

膠東庸譚

安昌侯張禹

治古論語

孔安國

馬融

孝經

河閒顏芝藏子貞出

治今文孝經

長孫氏

博士江翁

少府后倉

諫大夫翼奉

安昌侯張禹

鄭康成

治古文孝經

孔安國

馬融

廣譽

漢

韋賢以詩教授號鄒魯大儒宣帝本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少
子玄成復以明經歷相位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
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講音
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東海匡衡好學善詩諸儒歌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河內張禹字子文成帝爲太子時禹以博士授太子論語及卽位
以師進位丞相封安昌侯爲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爲之語曰欲爲
論念張文

世祖時正旦朝賀詔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
以益通者博士戴憑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
中

扶風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詩傳以志義聞鄉里語曰德行恂恂
召伯春

楊政字子行治梁邱易與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京師語曰說經
鏗鏗楊子行論難僭僭祁聖元

賈逵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夏侯尙書教授諸儒
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丁鴻字孝公章帝時與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
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黃香博學經典精究道術京師號之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魯丕叔陵兼通五經元和初拜趙相雖居官不廢教授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孔僖二子長彥季彥並明經術會徒數百故時人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習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弘農楊震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成都趙典仲經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時人號曰天下才英趙仲經

山陽度尙博平通京氏易古文尙書爲吏清潔時人號曰海內清明度博平

河閒劉淑仲承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時人語曰天下德弘劉仲承

劉祐字伯祖宗室子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尙書拜宗正三轉大司農靈帝初爲河南尹時人語曰天下稽古劉伯祖上虞魏朗少英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以陳蕃薦官尙書時人語曰天下忠貞魏少英

議郎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時人語

曰天下雅志蔡孟喜

魯國孔昱世元少習尚書遭黨事禁錮靈帝徵拜議郎補洛陽令
時人語曰海內才珍孔世元

瑕邱檀敷字文友家貧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不
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時人語曰海內通士檀文友
荊州牧劉表景升起立學校撰定五經章句時人語曰海內所稱
劉景升

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杜喬稱曰可爲人師遂耽思經書慶
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許慎字叔重博通經籍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周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廣漢任安字定祖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時人稱曰居今行古任定
祖

陳囂君期善說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許晏偉君受魯詩于琅邪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
曰段上成羣許偉君

折象字伯式事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

諺曰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中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

魏

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才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敬危材學相高衆人爲之語曰州中曄曄賈叔業辨論洵洵敬文通

晉

裴秀季彥著易論樂論年二十五爲黃門侍郎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宋

陶覆之字孫宗爲太常丞習于禮凡宗廟疑義多所決定時人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齊

沈麟士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一作差山中有高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梁

賀琛爲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省中語云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嫺雅故時人呼之

史

義

考

卷一百八十五

十一

陳

山陰賀德仁與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學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北魏

崔光爲孝明帝講孝經王道業預講安豐王延明錄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悅擢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北齊

陸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隋

壽張呂思禮年十四受學于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一

漢一字石經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七錄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唐志

五卷七錄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七錄有毛詩三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唐志四卷一字石經

春秋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七錄二

卷唐志同

佚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

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

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

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

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

使工鑄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墳塞街陌

摯虞三輔決錄注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歷位九

卿遂登台輔

魏志官太傅

後漢書韓說傳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舉孝廉中平二年遷江夏太守

單颺傳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出爲漢中太守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徵拜尙書遷大司農

儒林傳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宦者傳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

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闌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前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羊

頭山記作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書

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

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

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

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

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

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

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

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各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各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中門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同懽焉

江式曰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北史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

隋書經籍志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

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焯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韋述西京新記曰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考驗蔡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于著作院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希

郭忠恕汗簡曰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矯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卽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李綽曰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張舜民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

方甸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

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尙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磳等各號者魏世用日磳等題各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歐陽棐集古目錄曰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

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名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摹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僞也在洛陽蘇氏家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

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董道廣川書跋曰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洪都三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又曰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關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

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各當是時尚有碑十八楊銜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爲一字漢爲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曰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

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擾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旂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邕豈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磧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磧等題各本在禮

記而日碑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獻各翁中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

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

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

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微言是

罔顯哉厥世今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達殷

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

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覆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覆而不輟子路行以告

夫子撫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

牆今諸作之買諸買之哉今買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

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

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

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

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

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

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

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

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

夫臣馬曰碑臣趙臧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
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
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
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各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
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邵博聞見錄曰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
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
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
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
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
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
馬日磾等以前聞攷正自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人
車乘填塞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詔問
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子謂孔子自衛反
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
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

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鄭樵通志略曰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洪适隸釋隸續曰石經尙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曰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林傳伏生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尙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劾逸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

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
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
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
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
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
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
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
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
甍廡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鑱之會稽蓬萊
閣又曰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
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藎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
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閒有齊韓字
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
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
魯詩六卷此碑旣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又曰石經儀
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他經不明白
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

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
 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
 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
 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倉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
 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閑之燕咨訪治道率
 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
 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觚滕爵云者滕蓋送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六字少者
 二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三行乃出聘遭喪
 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漫滅太甚僅有數字隱隱
 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
 獨此最為難辨聘禮曰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檀屨乃入陳
 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
 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
 璋屈纁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
 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
 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

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之時朝覲廢而盟會講列國相聘結轍于道往反禮容翫曲備具靖康建炎閒戎馬南牧己酉年先公張壇請和抵雲中聽命於粘罕繼徙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紹興之季金人犯廣陵明年壬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復入淮壩其明年乙酉予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燕射訖禮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內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坐飲茶而退既弛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步就賜以所點一二物隨以獻得告三日涖職如初古禮病于太煩今日之儀無乃太簡乎 又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巖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本有堂谿典馬日磾趙陔下一人闕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

孫表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又曰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宗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各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二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鑄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豈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

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尙存別有趙陔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閒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又曰蔡伯喈奉熹平之詔列鴻都之碑晚學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

婁機漢隸字源曰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尙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張續曰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竊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

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閒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認爲尙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

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趙饒書史曰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爲祖

黃潛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臧官諫議大夫劉弘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楨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

楊慎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于慎行筆塵曰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閒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厄一也

趙岫石墨鐫華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於太學講堂此石經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

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再刻也

按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恆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洛陽記則云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

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漢爲魏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經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與此言堂西所立石爲漢爲魏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

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攷衛恆之言而失之者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維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維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維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維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溫聞見後錄言近年維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尙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黃虞稷曰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隸釋者尙書僅五百四十七字

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論語載盍毛
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公羊亦有嚴顏異同而詩則魯故所傳非毛
鄭訓故此足貴也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
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銜之洛陽伽
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蜀歐陽
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續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
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恆及江式傳酈
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
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
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
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
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
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
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
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
漢石經遺字猶有撮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

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

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
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摛
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
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
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覲立夫之見亦以
一字爲漢三字屬魏故節錄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二

魏三字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七錄十三卷又二字石經尚書五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隋志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七錄十二卷唐志三字石經左傳古篆十二卷

佚

郭頒魏晉世語曰黃初之後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
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
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
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覲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
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
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

部石質輓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

按一字當屬三字之譌

江式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歐陽修集古錄曰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九

歐陽棐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綴輯續藏之碑以大曆十四年七月立

趙明誠曰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閒余侍親官徐州時故郎中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爲匣貯之竦尤珍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竦歿今遂不知所歸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

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讎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曆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二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尙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第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磳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

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鑿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抵牾已定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鑄隸篆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婁機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刻

王世貞曰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按魏武定四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三四也

趙嶠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石經第三刻也

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爲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恆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卷七

佚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傅暢曰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

五經

北魏石經

卷七

後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

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前哲寶重墳籍
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前哲寶重墳籍
珍愛分篆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
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污毀積榛棘而
弗埽爲鼯鼯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
扼腕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
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
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躡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尙

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
相因□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冑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取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
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求憲章
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
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
廢遂寢

趙嶠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光之
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

按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且神龜乃明
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說均誤故備錄魏書之文以
證之

唐國子學石經

易九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卷 穀梁

傳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二卷

存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新唐書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

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又曰高重爲祭酒共鄭覃刊定九經於石

冊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尙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玄化式敷厥德旣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旣而詔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筥之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教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布落落於廣廷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鏤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蘄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旣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撫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蝸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矚聖人之闡闔

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文立極堅貞爲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旣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子是效是則

黎持記曰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闕石經乃開成中鑄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俾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

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淨屠者公卽建言崇飾墮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閒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鑑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始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按是記在石經之側碑爲宋安民所鐫不肯刻黨人姓氏

者也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
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絀素謬整時惟鄭
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讎校
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
等咸預其選羣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願
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勘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
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
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卽其刻也

趙崑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之
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讎刊準漢故
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
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石
經第六刻也 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
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

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
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
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
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
字大爲紕謬今華州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顧炎武曰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
十二字易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
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
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二千口百口十三字論語一萬
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今在西安府學其末有
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亥日維丁亥書
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
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
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
柏壽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

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
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
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
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臣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
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
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
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又
曰舊唐書謂石壁九經字乖師法各儒皆不窺之愚初讀而疑焉
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文亦何遽不賢於寺
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
不誣也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褒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言誤存其孰能與于此哉脫于字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
任重小誤少傷于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于決必有所遇脫所字蠱
則飭也飭誤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遺其

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宅剛健篤實輝光輝作
輝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
嚮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字而前後不
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
包无魚以杞包包瓜包皆作包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
也明辨皙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
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床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
而辨于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也字賁亨小
利有攸往利下添貞字其先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筌愈誤喻二
无誤無皆卽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
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
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尙書乃
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乃父誤先父孫上多子
字臣下罔攸稟令令誤命若藥弗瞑眩藥誤樂王乃徇師而誓徇
誤循乃汝世讎世誤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攻誤公用端
命於上帝于誤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

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各添之字詩昔育恐
育鞠鞠誤鞠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田舒優受兮優誤憂
予尾脩脩誤修戎車旣飭飭誤飾鞠爲茂草鞠誤鞠以祈黃耆
祈誤祁涼曰不可涼誤諒鞠哉庶正鞠人伎忒鞠皆誤作鞠無此
疆爾界界誤介侯疆侯以疆誤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雖雖
鳴雁雖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
知二章同和鸞雖雖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
以作而維塵雖兮雖作雍旣匡旣勅勅作勅其政不獲政從鄭箋
作正尙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雖肅雖和鳴有來雖雖皆
作雍屢豐年屢作婁其旁注者女雖湛樂從樂下添克字自今以
始歲其有下添年字曰商是常商下添王字其先誤而後改者抱
衾與襦襦誤稠不瑕有害瑕誤遐鱸鮪發發誤撥噶沓背憎噶
誤躡如彼漭風漭誤愬駟駟牡馬牡誤牧皆卽其誤改之云何其
盱脫其字添周禮女史八人史誤使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邦
內饗豕盲視而交睫豕誤施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
絲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槁司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胥肆
長掌其戒令令誤禁鞮鞻氏府一人一誤八鬯人榮門用瓢齋用

誤明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席大司樂大磬磬誤磬王大食三
侑侑誤宥大師令奏鼓鞀鼓誤瞽大祝四曰禋禋誤榮司常家各
象其號象誤相凡以神仕者仕誤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一大司馬
旗居卒閒居誤車考工記舛胡之筈筈誤筈矢人前弱則俛俛誤
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疔瘍者疔上多有字野廬氏有
相翔者誅之誅上多則字邦之大師大上多有字庭氏以救日之
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夜字儀禮士冠禮捷柶興捷誤建鄉
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袒福槩橫而奉之奉誤拳大夫與士
射袒纁襦纁誤薰燕禮右祭脯醢脯誤脯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
敗坐授瑟乃降授誤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之
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
伯父脫曰字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
儀誤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移下同祝延尸延誤筵有司徹二
手執挑匕枋挑誤挑主婦洗爵於房中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
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解下主
人寶爵並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
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

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禮記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月令人乃遷徙徒誤徒其器宏以奄奄誤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亦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于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喜誤嘉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瘳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尙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旣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能皆卽其誤改之春秋左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

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侯十年伐戴戴誤載桓二年故封桓
叔于曲沃故誤政六年楚之羸羸誤羸以類命爲象類誤德閔二
年從曰撫軍軍誤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泲盟泲誤泣四年歸胙
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傳誤傳七
年弗可改也已改誤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上十五年輅秦伯
輅誤轄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國二十五年昏而傳焉
傳誤傳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青卻穀可穀誤穀三十一年晉
新得諸侯新誤親東傅于濟傳誤傳三十二年入險而脫入誤人
爲從者之淹淹誤流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賜享江
芊芊誤芊二年廢六關關誤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曰十二年
大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邲誤封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
誤殺三年晉侯伐鄭及邲邲誤延商紂暴虐紂誤討四年秋公如
齊秋誤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誤終十二年
晉師在敖鄗之閒師誤帥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士十七年盟于
卷楚卷誤巷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平十八年凡自虐
其君曰弑虐上多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侯且辟左
右且誤曰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蠱十七年楚公子麇師襲舒庸

夔誤夔襄十年子蟠曰蟠誤矯今伐其師今誤令十四年士鞅反
反誤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
含誤舍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是天子令德天誤夫二十一年樂
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卑二十
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天井堙木刊堙誤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
數卒誤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余
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志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
宴文子使召之召誤君慶氏之馬善驚馬誤焉武王有亂臣十人
脫臣字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聚單公子愆期期
誤旗駟帶追之駟誤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令二年齊使
上大夫送之送誤逆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齊知而復從復誤
弗四年恃險與馬馬誤焉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誤聚君若驩焉好
逆使臣若誤苦九年無圍猶可圍誤宥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
于蔡廬誤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宗誤宋二
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詢取人于萑苻之澤苻誤符二十一年心
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咸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誤氏邊印爲
大司徒印誤印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甲二十七年入于堀

室掘誤墀定元年榮駕鵠駕誤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技八
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伐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亦哀四年盜
殺蔡侯申殺誤弑蔡昭侯將如吳蔡誤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
晉誤爲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焉二十六年四方其
訓之訓誤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
哀十六年比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
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以
名字也名上多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稼三年曷爲或言
崩或言薨脫上或字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母死母誤
作母死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未下同十年宋人蔡人衛
人伐載載誤戴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隱賢而桓
賊也賊誤賤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
道也陰誤隱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
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
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于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
百誤伯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河宣十五年然後歸
爾爾誤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憂臧宣叔者相也叔誤公襄十

四年邾婁人于戚脫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三十九年爲其
驕蹇爲誤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九年
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公四年夷狄也而憂中
國而誤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弒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上多齊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孔字其與今文不同而
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淫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
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
弒君而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子篤
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襄十二年
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爾殺吾君殺作弒三十一年於是負
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十四年有麇而角者麇作麇其先誤而
後改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盍弒之矣使弒
子般弒並誤殺僖十三年葬陳宣公宣誤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
鞏侯誤師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子大難矣脫矣字皆卽其誤改
之春秋穀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傳四年弒而代之也代
誤伐九年所俠也俠誤挾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兩下同僖五

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
有字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可
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八年以譏乎宣
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營來聘營誤嬰二年三年同二年諸
侯始失正矣正誤王六年立異姓以涖祭祀立上多非字哀元年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不下同其
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
字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
作率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論語賜也爾愛其羊
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可矣斯誤
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
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諸誤謂何德之衰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
得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己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
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翻爨也翻
誤翮皇華也誤華皇赫兮咥兮咥誤烜是刈是漋漋誤穫木謂之

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遍讀而博考也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三

後蜀石經

易十卷 略例一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二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

十二卷 穀梁傳十二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三

卷

俱佚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略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

興平元年太守高耿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書邃古以來君臣
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
也殿有畫自高耿始收始嘗增易之今壁閒又有東晉人士蓋收
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
服制度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
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第
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尙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
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
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閒僞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
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矣

洪邁曰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缺畫猶避唐諱
雷叔聞曰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母邱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
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
以貯石經席益增葺爲記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略例十一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

又略例一卷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
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

以蜀中印本校邢璣註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
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尙書十三卷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
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
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網字按沈
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
是毛詩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刊石周禮七十二卷僞
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禮記二
十卷僞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
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
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
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卷不
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
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
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註傳爲世所稱以此言
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
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僞蜀諱而缺恆字以故知刊
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卷僞蜀張德釗書缺唐

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迷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鶻本不同者此也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閒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母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邱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缺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摸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

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二穀梁傳一十三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三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而正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

敘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字將仕郎守

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尙

書十三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經二萬
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共七萬五千二
百六十八字將仕郎試秘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
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石刻鋪敘經四萬
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
十二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注一
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五百八十八字注十一萬二
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
卷經注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二千八百二
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三字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
百五十一字石刻鋪敘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
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
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尙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尙書修國史上
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勅注曲禮爲第二蓋唐明皇刪定之本也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經注
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序一千六百一十

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
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
二卷經注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敘傳四萬四千
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
五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一千六百二十
字石刻鋪敘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
不題所書人姓氏論語十卷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
石刻鋪敘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
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
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劍書穎川郡陳德謙鑄
字孝經一卷石刻鋪敘作二卷經注并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石
刻鋪敘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
十八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敘簡州平泉令張德劍書但題
穎川郡陳德謙鑄字爾雅三卷石刻鋪敘作二卷將仕郎前守簡
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張德劍書武令昇鑄不題經注字數若干
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鑄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
辛亥五月二十日惟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

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黃東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勾當王尙詰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華參奉直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解程朝奉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尙書比部員外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尙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曾宏父曰古文尙書三冊三卷蓋唐天寶未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又曰益郡石

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
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
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
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
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
益帥席貢始奏鑄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乾道六年庚
寅晁公武又鑄古文尙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鑄
字體清謹有正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證虞世南相
繼爲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蓋欲字畫清
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
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頁蜀中又以翻刻入石黃長睿
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
得況今又六百年後耶

王應麟曰僞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官與後唐
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
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良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
四十卷 又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

唐之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釗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人皆善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毋昭裔所校勘定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模丹入石鐫置益部德釗簡州平泉令逢吉國子毛詩博士紹文德貞朋吉俱祕書省祕書郎

楊慎曰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能表章六經立石成都洵有功於經學矣又云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按宋乾德三年收蜀送降款者通奏使伊審徵也草降表者翰林學士李昊也自昊以下從降者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戴句延慶續錦里耆舊傳而昭裔紹文朋吉逢吉德貞德釗皆不與焉

宋國子監石經

七十五卷

佚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

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

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

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尙書論語見書鑄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

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

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

丞張次立與堂除

周密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

行真字

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叔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閒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卽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後世孫體仁閣以度焉名曰深明

朱翌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按宋史藝文志又有楊南仲石刻三體孝經一卷

陳頴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按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沈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

佚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
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
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
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
鑄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體各不同雖
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
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
涉筆於其閒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
餘甚至取爲柱礎爲礮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不得一況
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閒斷不齊然殘圭裂璧
亦可寶也

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
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
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
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永貽不
朽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鑄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

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各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始以補漢刻遺亡爾

姓譜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官至敷文閣學士

宋洪氏重刻漢石經

佚

諸道石刻錄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維雍曷慮其遂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楚然之喜

吾邱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亡矣

按蓬萊閣重刻石經詳見漢石經下

蘇氏重刻魏三體石經遺字

佚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洛陽者皇祐癸巳蘇望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撮本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

石經遺字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卷之八十八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四

宋太學御書石經

跋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
廷試畢賜御書自此始十二年賜陳誠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
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達等大學二十四年
賜張孝祥等皋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
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聞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
春秋宣示館職少監秦熈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
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
不忘既而尙書委知臨安府張激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
御書尙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
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
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

李心傳中興繫年錄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各朕當親寫參政龔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今五月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曰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陳騏中興館閣錄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閱御書左氏春秋史記列

傳少監秦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祕書郎張漢彥校書郎嚴抑
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字洪遵吳芾各進詩一首六月恭閱御
書周易少監姜師仲祕書丞嚴抑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
趙衛各一首校書郎陳誠之二首正字洪遵吳芾洪适潘良能沈
介各一首十四年正月恭閱御書尙書祕書丞嚴抑三首祕書郎
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校書郎陳誠之正字吳芾沈介各一
首十月恭閱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熿一首少監游操吏部員
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材一首趙衛
二首校書郎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首十六年四月恭閱御書
春秋左氏傳提舉祕書省秦熿著作佐郎王墨卿各二首魏元若
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劉章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
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殊
泊乎無一嗜翫惟翰墨梱域天縱神與不舍食息詩書易春秋孝
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
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
徧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內羣戴其書

曾宏父曰高宗卽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尙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按此則紹興石經禮記未曾全寫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尙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珉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爲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璧煥爛窮今互古未之前聞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礪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御書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孟子

陳基西湖書院記曰杭西湖書院宋季太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今爲肅政廉訪司治所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

吳訥曰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

不愈遊改聲樂乎迨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理真伽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後因改學爲西湖書院歲久閣廢石經斷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石經久廢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於杭觀之慨歎迺以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補轆共得經碑百片昇置殿後及兩廡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卽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尹趙磻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年復製宣聖洎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

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僧楊璉真伽謀運致諸石爲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國朝洪武十二年卽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干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縣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十年於茲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茲盛典廢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尊崇於郡蒞茲土者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概莫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焉屬留君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登以瓊璧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旣登旣堅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五贊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旣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實與臨安後

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此凡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仇撥亂慚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有足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古書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子猶取其長歐虞以降殘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圖之微世寶之如金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尙多散漫不一往往爲都民鑿鑿以至磨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存者遂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爲亦固有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爲務關風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君故一指畫之閒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

文徵明曰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

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卽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真伽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爲塔址爲路官申屠致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卽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

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閒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于慎行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真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爲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爲墨莊

按南宋太學石經碑爲元僧楊璉真伽取其材建白塔寺其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吳公訥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之崇禎甲申後廊圯乃嵌壁中左壁易二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八十七碑東壁南有理宗御製序四碑當時臣寮如洪邁等記跋皆遺失不可復問矣

宋吳郡石刻御書六經

佚

范成大吳郡志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卽六

經閣舊址爲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爲郡庠壯觀
洪邁爲記

宋洪邁記略曰蘇爲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喚始改建學室度置石經於大成殿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卽舊址爲三楹兩翼三其檐爲高六十尺爲廣七十有五尺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刊表樂石以誌不朽

楊氏甲六經圖碑

佚

王象之曰六經圖碑在昌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所著也

金太學石經

佚

王惲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旣廢舉皆散亂於荒煙草棘中日就摧圯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各今并其搨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爲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夫以金人之凶猛宜不知經爲何如物而能樹立如此亦可嘉也

按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同也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佚

李師聖記曰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上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在迨我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

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尙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擗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離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察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郵將七十餘年於茲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精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知高出前古雅知崇尙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真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

之典爲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旣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閒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姑卽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頰面而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用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况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爲蠱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己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